東國通鑑

二十三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麗紀

忠烈王五

二十七年元大德五年春正月王率百官幸妙蓮寺為皇帝祝釐諸路行省皆以正月朔望行香祝釐蓋元禮也○二月遣瑞興侯琠入侍于元○三月元以行省平章闊里吉思不能和輯人民罷之於是吉思等率官屬還時中郎將朴洪以通事為吉思腹心借威市恩多受賄賂至是隨吉思如元謀變國俗不遂而

歸○夏四月僉議參理金賆卒賆性純厚無
華奉公以正○元遣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
書王泰亨來詔曰向以爾國自作不靖遣平
章政事闊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遏
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然闊里吉思
等來言爾國越禮濫罰官冗民弊故命中書
省移文曉之來表乃不變更祖宗舊法朕惟
先朝以本國官號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乃
於是時即當以類推之事如害義改亦何難
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為念

威福予奪當自己出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者其審圖之繄爾羣僚悉心奉正各修乃
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
不貸中書省移文曰王近表奏增置省官百
姓不安及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頒降詔書
其奴婢一事則以本國舊俗爲辭此猶可說
至如王國而用天子之禮凡太會山呼萬歲
有此僭越又本國刑罰不中因人誣告不問
證佐止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
島遇赦不還刑獄枉濫觀此一事餘皆可槩

見又本國王京裏外諸司衙門州縣揔三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刻削於民甚爲冗濫加之賦役頻併少有不前綁縛淩虐忍痛銜寃無可伸理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管民官按廉官半年一次交代令本處百姓自備牛馬路費等物迎送新舊官道路如織防農害物民甚苦之又元立站赤每處三四十戶近年不問公私有無文憑皆乘馹馬若王近侍者差出即起二三十匹餘驗高下各有等差兼所管官司百色

科擾因此逃散三存其一闕數不補又李國歷數十年未嘗加於賦役比之其他優恤甚重近因權臣所行不法百姓困弊其餘事理難以縷陳○王與塔察兒王泰亨等鞫宋玢于行省承帝命也○五月左丞耶律希逸還帝遣楚材之後○併省內外官其官號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紫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警蹕之禮○王復與塔察兒等鞫宋玢事張漢烈伏其誣○遣知都僉議司事閔萱如元請改嫁寶塔實怜公主及罷耽羅

摠管府兼本國置萬戶府又言本國亂民忽
剌歹等憑恃上國威靈奪人土田人民甚衆
請還本主以伸冤枉改嫁表竟不敢進而還
○秋七月丙子幸壽康宮宰樞忽赤內房庫
內僚輪日享王後以爲常○命韓希愈崔有
渰宋和金台鉉金延壽吳祁宋邦英等議利
國便民之事以聞○贊成事致仕任翊卒翊
以科第進博聞強記凡典故之闕名數之差
有疑而質之者翊辨之如響應○遣密直副
使金台鉉如元賀聖節台鉉至上都適帝幸

朔方中書省奉勑諸路使臣一切停住台鉉
獨曰下國自事大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
今若停住不進恐得罪遂許之北達行在帝
嘉其忠懇特賜御食以寵之○八月以金貂
爲忠淸道按廉使先是慶尚道按廉使朱印
遠貢二十升黃麻布王令左右爭取以爲戲
宰相言於王曰印遠重斂於民諂事左右又
惡聞烏鵲聲常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
徵罰瓶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貂代之
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

東判官坐贓流于海島今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又令外方貢二十升黃麻布女工之難紡績尤甚況村野之婦安能細織必將求諸京城價重難買民必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亟令罷此王納之旣而以貂為按廉使印遠仍舊竟不罷細布之貢時有一內僚從容白王曰聞諸道路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倩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大笑○戊寅

彗見于北斗壬午亦如之○僉議贊成事致
仕崔守璜卒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
食恬不爲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
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藁有一相不冠
與客坐守璜抱案而進旣又退辟其相屢使
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
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謟如此○王欲還宮諸
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彗見宜舍
郊禳灾凡王之出遊嬖幸輩横恣託避灾異
勸王留連如此○乙未彗見于上台○元中

書省移文云大將軍金天錫姦詐凶回離間
王父子宜放歸鄕里○九月以慶尚道按廉
朱印遠無其道勸農使宰樞上言印遠侵虐
百姓不可復任王命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
珪往都堂與印遠證詰宦者李信嘗往慶尚
具知印遠貪污以聞故王亦令信往質之信
曰吾之行也印遠待之甚厚感恩則有之然
供億之資皆民膏血也又吾歸自皆骨山見
民扶老携幼徃東界者絡繹於道問其故皆
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賂豹

皮等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横歛也印遠侁首不能對○冬十月乙酉王如元次銀川帝有詔勿朝遂幸海州○十一月庚子王至自海州○庚申王獵于南京○十二月壬午王至自南京

二十八年 元大德六年 春二月遣贊成事柳庇如元弔晉王喪○僉議中贊致仕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有父母喪雖素不知者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入卧内診視布被莞

庸齋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府
謂蠹虫之與黃鶴後配享王廟○三月中贊
致仕廉承益棄官爲僧承益酷信浮屠法剃
髮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
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夏六月同
知密直司事元卿卒卿性豪奢好射御不喜
文儒幼習蒙語屢從王及公主入元世祖常
呼之曰納麟哈剌以其應對詳敏擧止便捷
故曰納麟以其鬚髥且黑故曰哈剌○命
趙簡鄭僐方于宣薛超等試國學博士能通

六經者遷秩從金元祥之議也試者纔通一
二經故皆不得叙○冬十一月秦良弼還自
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十二月庚申朔王如
元命齊安公淑權署征東省事○遼陽省奏
帝請併征東遼陽為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
以征東立省本為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
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
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
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
舊制以鎮東方

癸卯

二十九年元大德七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僉
議中賛致仕韓康卒康嘗爲全州防禦副使
金之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罷康至理屯田
之廢者得米穀二千餘碩吏輯民安然性佞
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圖之言對
○夏五月丁未王至自元○六月都僉議賛
成事致仕金富允卒富允起自卒伍質樸無
華寡性公正嘗從王入元雖値險難執節不
移世祖知其名授征東省官王賜鐵券○羅
興安都護府副使金瑞是王之隶妣鳳池遂

者本府妓也邑吏裴度嘗有憾於瑞蔥託鳳池蓮訴王王遂罷之籍其家○王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慚不如舊昔李混尹珤主銓選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爲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臣爲不肖待罪銓曹而臣之弟爲行首則人謂臣何又以珤之子安庇爲權務珤亦曰臣之子年少臣又掌銓選不敢受命皆固辭拜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義官授親戚不令寡人知之況敢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降也○秋七月賜朴理等三十三人及第丙

科第一人許冠拱之子宋玢之壻國制六品
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不謝則聽赴擧冠
拜郎將四年不謝玢曰官途多門何必登第
冠曰先人遺子紙使之赴試子雖屢擧不中
而紙尚在何敢欲速進而廢父命耶王素聞
其名召至簾前特賜犀帶○元遣斷事官帖
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來命崔有渰韓希
愈柳庇孰石胄及其子天補天卿天琪赴京
又諸司官吏有申稟國王公事須先與諧子
瀋商量不得經行國王亦須聽從子瀋之言

帖木兒不花遣其伻于安南府執金世等四
人先是世告中書省曰石冑之黨慮前王害
已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
畜粮今欲使冑世對辨故執之○初吳祁以
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
畏禍莫有言者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
告使臣告于王王止之既出又使護軍曹頔
諭之冲甲等不從遂以書告帖木兒不花等
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泰亨諭王
曰威福與奪當自已出凡事體有未便民情

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心奉正
各守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主雖爾
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祗承聖訓日夜兢兢猶
恐不逮今有臣吳祁者實為元惡無才無功
徒以姦謟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竄免惡後日
夜譏構離間我王父子肎以為樹立大功竊
弄威福援引昆弟並叅機密數年之間皆至
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小有嫌隙輒陷
以罪無辜罷黜者遍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
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訓罪不

容誅今有聖吉亦不起懼謀欲沮之天使還
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寬容國人制于未亂
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沖甲所言
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沖甲與祁
赴京對辨尹萬戒鄭儀金禧尹諧吳永延李
舟李傒宣宗桂高延洪承緒等又以書告使
臣洪子藩金琿閔萱閔漬鄭瑎權永金台鉉
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璡許評申珩金延壽趙
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祉
等又極言祁羅惡子蕃又言曰出納王命內

則有中貴三四人謂之辭外則有近臣四人
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祁今已拜
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所告皆
爲邪謀使臣默然○八月遣右中贊韓希愈
前贊成事崔有渰以石胄及其三子如元○
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及前密直副
使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使臣
請罪吳祁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諹曰聞卿
等亦將訴吳祁于使臣有諸姑孫之謗不從
乃與朴全之等三十七人又詣使臣請罪吳

祁皆不聽○帖木兒不花李學士還資成事
柳庇偕行安珦等餞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
白酒紅人面囑珦和之珦遷留李自和之曰
黃金黑吏心盖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
罪也○洪子藩元冲甲與諸宰相率三軍圍
王宮執吳祁送于元先是王聽祁譖命同知
密直司事金台鉉承旨宋瑛行省左右司官
等捕知申事金元祥不獲萬戶金深率三軍
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祁欲怨於
衆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子藩起祁

害已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
宰樞及深率三軍將士及砕甲等圍王宮請
出祁王不許請至再三王不得已將出之祁
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
祈以出王使內人傳旨請留祁諸宰相持疑
子藩厲聲曰王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
淑千押祁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
瑎不可曰退一姦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
用兵子藩不聽後聞王國以爲言乃悔之

臣等按 吳祁信有罪矣王不斷之以義右

之亦甚子藩諭列罪惡反復陳請庶可回
王之惑矣遷率三軍以圍王宮雖欲免脅
君之罪得乎
九月內僚金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出
使下外潛備船艦資粮必有異謀王命宰樞
鞫之宰樞鞫圭及仁贊謀亂之狀以聞王大
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以洪子藩為僉議
左中贊役尚左也○庚午王如元蓋欲沮前
王還國又請欲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人以
為惑於承旨宋璘之謀也王至西京帝不許

入朝乃還

臣按古人有言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爲人父不能敎子義方使之夫不夫婦不婦以夫正家之道盡亦於已有闕乎柰何不自反躬不念幹蠱之童欲以侄婦嫁與同姓之親乎綱常天理於是大斁矣忠烈信用憸小膚愬離間之計旣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所以傷骨肉之恩賊父子之親者肆行而

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
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責忠
宣之不臣不子乎
冬十月元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吳
祁葢不知祁已赴京也脫脫帖木兒見王屏
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廻還今已還
國此則可矣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為可
乎王曰然時洪子藩在側不敢言使臣又曰
帝有命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使臣
曰可與宰相商量子藩進言云云王乃對曰

吴祁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
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為此恐懼欲躬進天
庭以聞耳○十一月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
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
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
王國家地耶王泣謝曰臣老耄聽信憸邪是
以致此今聞命願奉表自雪且請前王還國
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囚于
征東省數其罪曰汝勸王朝覲騷擾百姓一
也汝父玢曾經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還

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之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寧宮入香閣謂宰臣金延壽曰聞有宰臣金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使臣曰入國境有告者曰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官虎符與妻之兄弟請治其罪執而囚之又囚護軍崔湑中郎將黃允孫等嘗爲前王從臣久不赴都故也○塔察兒等囚吴祁兄弟三司右尹賛承旨濵正郎珩少尹連及妹夫中郎將趙深○塔察兒等令行省左右司鞫朴圭

等皆伏○遣齊安公淑請還前王其表略曰韋緣早歲之忠勤獲忝先朝之釐降方初得子鍾憐奚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漢闕既累生孫於帝側又曾尙主於日邊喜極事乖情疎奸入以任從於膚受江忽有訖如能辨其面欺王何爲石不明由已可責在臣兄小邦久懷穠李之陰能保苞桑之業嘆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憑

三十年元大德八年春正月甲寅彗見于奎○僉議贊成事致仕伍允孚卒允孚世爲太史局

如此行詐者李承兩還以告宰樞白王囚之○三月王命釋宋均宰樞不肯使衛士白均至宮門釋之○元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傳帝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李曰然曰又有以畏吾文字請沮之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等爲證使具書王所言爲洛文遂執宋均問曰汝用金寶紙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吾文字李對曰護軍田忠也以問忠忠不敢匿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

還前王東適畏吾文字出無署無印省官疑之
之寢不奏王還宮宋邦英宋璘等又說王使
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字草本以示使臣曰
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既還得此書於箱
篋但恐之耳實我所知也邦英等恐子興傳
之不意遣其黨韓愼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
王授汝草本時誰在王側曰宋邦英宋璘韓
愼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會其言為契又問宰
相等曰王於行省與吾有言耶宰相等對云
云伯伯又書為契王請塞使臣辭乃與王鞫

邪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之者伯伯曰有臣如此不治其姦後將益甚遂出畏吾文字本草以問宋璘曰書此者爲誰曰邪英鞫邪英不服被縛乃服邪英璘之從兄也惠本國人自先世入居遼陽內僚石天卿引爲腹心起家至護軍生事誤國其惡有甚於金天錫○夏四月伯伯等還百官與書曰邪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

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等送于元○韓希愈崔有渰柳庇還自元有渰庇詣中書省求奏請前王表未獲而還○元遣叅知政事忽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時吳祁石天補繫獄于元而有用事者肆為姦欺無所畏忌故遣二人來鞫過之○五月置國學贍學錢初贊成事安珦憂庠序大毁儒學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

夏四月內庫享王于壽寧宮賞花○台僧紹
參于宮中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
希愈承旨崔崇入啓曰秘記云國君欲南僧
必致覆亡之禍願殿下愼之不聽○五月淑
昌院妃享王○忽赤享王○六月僉議贊成
事鄭瑎卒瑎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嘗掌詮注
一出於公雖近侍用事者稱旨干請亦不聽
○秋七月內庫永濟倉享王○上護軍秦良
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冬十一月寧
樞享王○戊午王如元韓希愈王惟紹高世

金文衍韓愼知申事李伯超左副承旨吳演
鷹揚上護軍秦良弼等二十九人從行宋邦
英宋璘亦欲行曹頔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
不宜扈從王必欲私二人請入奏乃可召之
二人往頔家謂曰吾等不得扈行豈有沮之
者耶頔曰我實沮之二人至義州固請於頔
頔入白曰二人遠來難以還遣可使異路而
行王許之王之將入朝也前王恐王宋之徒
從至京師恣其兇謀乃請於猪剌罕丞相曰
當使洪子藩崔有渰柳庇金深金延壽從王

以來丞相奏帝許之由是五人亦從行○命
右中贊金琿權署行省事○十二月元放趙
仁規還謁王于遼陽以帝旨即除判都僉議
事○王至元館于前王邸
三十二年元大德十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元○
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卒于元希愈性樸
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
羅日本皆有功家無畜積屢丐貸於人嘗從
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
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陣年雖老每

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八月遣知都僉議金台鉉如元賀聖節時嗜利之徒分朋作黨離間王父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九月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珦興州人爲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爲己任且有鑑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晩年嘗掛晦菴先生

眞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梅軒其文章亦清勁
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
成○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
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自少人皆以
公輔期之金仁俊與子藩父不相能子藩詣
仁俊力辨仁俊曰異哉此子世亦有生子如
此者乎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於義
則輒固執必以已見為是雖位居其右者亦
莫敢矯之堂吏每白事皆畏縮不敢舞智子
藩既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頷矣餘可易與耳

三為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度然王信讒
任用不專罷相封君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
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訖而
卒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前王遣人祭之子
濬先喪毋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
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
拜天謚忠正配享忠宣廟○初王在前王邸
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
英韓愼宋璘等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
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有年殿下雖加慈愛

適足以賈禍耳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
會一日王因更衣出仆地折齒數日不能進
食惟紹等又乘間勸王移寓時實塔公主失
愛於前王遷居于祗候司王亦從舍於此惟
紹等自謂得計因乳母及宦者李福壽譖前
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
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不能與公主諧故我
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琠為後者非一
日矣為前王計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非
我王舍於其邸而又不謹侍奉至使仆地折

薨我王雖欲勿懟得乎往者前王自願爲僧而省官不聽今若使之祝髮令璵繼尙公主則可以副我王之志也阿忽台八都馬辛皆許之璵貌美王使之衣袨服數往来以覲公主公主素不謹行每與内僚諸人亂前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璵崔有渰言於王曰殿下在本國未嘗祭於景靈殿乎聖祖及親廟之主其睟容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禰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廟之主不容不遷矣殿下千歲之後寧能信其不爾乎高宗

元宗臣皆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焉不
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王㦖然
動容者久之一日惟紹等見右丞相咨剌罕
以王言譖前王咨剌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
祖之甥也寶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旣嫁廢
嫡於理安乎惟紹後譖之如昔阿忽台咨剌
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也耶惟
紹未能對退問於崔有渰有渰曰子亦宗室
宜自知之矣惟紹等謀既洩洪子藩等五人
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

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之遂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高世金文衍秦良弼白王曰臣等負羈紲於此為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於遲頭驛要我渡河而沈之我雖老獨不畏死耶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狀且請奉王以還省官奏之於是設宴餞王又累進驛馬以從行王無以為計乃飲藥發痢疾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歸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

偕行可乎必不得已則我且還都備車帳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敎訴怒甚召丈衍杖之又使人守戶凡署名告狀者禁其出入王聽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曹頔景先去惟秘書丞李兆年內竪崔晉侍

三十三年元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王在元○三月皇樞遣郞將康稽如元告難○前王遷王於慶壽寺時成宗皇帝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懷寧王海山爲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宋邦

英宋璘韓愼宋均金忠義崔湑及其黨惡者
囚之於鄒還王於慶壽寺以崔有渰爲僉議
中贊柳庇李混爲贊成事金深爲參理許評
判密直司事金迎壽金台鉉知密直司事金
文衍同知密直司事尹珤吳漢卿爲密直副
使朴承功羅允材爲三司左右使乃以從臣
權漢功崔實王選法王所任使者悉罷之以
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者八十餘人皆出於
請謁使漢功實變批判階王衍印而已自是
王拱手而國政歸於前王遂遣文衍等宣批

判違捕惟紹之黨及舍有稍憾者於是文付因
中贊致仕宋玢等十六人籍其家而流之
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斬王又檻送內竪
金洪守等斬于市
臣等按 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之罪固所
當誅然讒人之離間父子者夫豈無自而
戮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傷父
王之心失子道者既多至是王之父子俱
棲上寄名樹黨類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
子之變於斯極矣嗚呼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怨於父王
左右之臣而盡誅之是可忍乎裁書曰子
不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其忠宣父子之謂乎
夏四月前王誅端與侯珙王惟紹宋邦英韓
愼宋璘宋義崔涓等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
爲奴愼子元驛戶初璘妻兄前雞林尹李偰
寄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誅人邪
說以自誤璘死前王得其書嘉之擢偰密
直副使○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以鎭撫○

五月元遣平章撒勤帖木兒學士郭貫來鎭
之○丁丑王至自元入御徽昌院妃第○六
月國學大司成致仕尹諧卒諧初調尚州司
錄人有私其妹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
雨長官不聽諧乗馬立道上出其人數罪乃
以石壓首即死天雨三日後入内侍從王入
覲掌行李供用之費及還歸其餘于國贐人
稱其廉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敢
欺家貧饘粥不繼煎豆充飢而已○秋七月
典理軍簿更定選法先是前王命二司分掌

文武選判事判書同議陞黜其僉議密直有
缺必須馳稟於我乃行宣麻時除授之命皆
出前王故王欲不聽二司之奏丞旨等進曰
此為前王之命不可不聽强之再三王雖有
不協於心亦不可否但頷之而已○八月竄
故中贊韓希愈之子倫于嘉州後其吏役希
愈本嘉州吏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等用
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謂發迹行伍位至
宰輔感王之德惟王意是順略無規諫前王
謂希愈黨王宋深以為憾○元遣前王從臣

知監察司事崔實來加冊王爲純誠守正推忠宣力之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大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王賜寶衣一襲銀三斤㊀遣中贊崔有渰如元賀登極○典法判書李瑱上書前王曰殿下樹勳帝室睠遇日隆誠宜有功不伐居寵若驚又與朝臣和如水乳名器至重不可輕也無功之人不可妄授況延及其族黨乎其詐稱父王之賜竊府庫錢穀者入皆疾之不可不察其賜給土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官冗

貪多糜費廪禄除六部尚書外餘悉併省比
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嘉納之趙
拜政堂文學○九月王以前王誕日宴于壽
寧宫○冬十一月以前王命遣直史館尹頎
奉先代實録一百八十五册如元時人皆不
可曰祖宗實録豈宜出之他國乎
臣等按實録紀祖宗行事之跡其善惡得
失秉筆者直書不隱其間豈無為祖宗為
國家有可諱者耶有可諱者則雖後嗣子
孫尚不可忍見況可使閱於他國乎今忠

宣命儒士爲撰先代實録烏保其不虚美隱惡有所增損者乎是則實録非實録也其可以此而獻諸天子暴白於天下乎自古列國諸侯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十二月前王遣揔郎李蓊来曰予聞諸司員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終考覈賢否勤怠以聞

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春二月元遣使来頒改元詔○燃燈大會侍臣上壽王酬之謂曰今

日觀燈是吾畢竟事卿等宜無辭侍臣皆為之盡觴○夏四月平壤君趙仁規卒仁規祥原郡人自少穎異學蒙古語以未能出於儕輩閉戶三年晝夜誦習遂知名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專對之功頗多然貪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壻皆列將相及遘疾子弟迎良醫診視仁規曰吾髮迹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為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毋忿爭取笑於人自家而國

此理可循待汝昆季來其具訓之永為家法
然其女為廉世忠妻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
聞○五月丙寅王不豫移御金文衍第○知
密直司事朴瑄還自元帝以前王定策功特
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駙馬都
尉進封瀋陽王又令入中書省叅議政事賜
金虎符玉帶七寶帶碧鈿金帶及黃金五百
兩銀五千兩皇后皇太子亦寵待所賜珍寶
錦綺未可勝計○前王改官制遣李混崔鈞
等來宣官制及批判超資越序者皆近幸權

勢世家舊官俱退閑○六月元遣使禁諸王
駙馬私給驛馬劄子○秋七月宰樞會慈雲
寺有人投匿名書曰中護李混詣前王所議
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誣上
行私不宜任用混大慙○丙寅王疾篤遣禮
賓尹韓連以報瀋王○己巳王薨於神孝寺
遺教曰不穀荷天地祖宗之佑濫膺王位于
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國步多艱民不安業
邪佞併進忠良自退斯皆否德使然心甚愧
焉然幸得受天之佑享年七十有二今遇沈

苟累旬未差但思一見瀋陽王嘗寄書促來
大期奄至豈容相待噫有生有死理固然矣
父傳子受匪今斯古祖宗基業邦國機務
切委付瀋陽王惟爾臣僚各守爾職以待王
來傳予遺訓毋致遺失王嘗與大司成金坵
祭酒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行于世
史臣曰當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
强敵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殲
於鋒鏑禍變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
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

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師數奏東方之弊帝既俞允召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為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畋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聽宰相臺省論之而不從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辛未遣僉議評理金利用如元告喪◯八月
壬子前王自元來奔喪王在途星行十餘日
乃至詣殯殿入哭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
立◯甲寅王詣景靈殿告嗣位遂即位于壽
寧宮受羣臣朝賀班序尙右禮未畢天大雷
電雨雹既霽僉議司享王諸宰臣以下皆獻
白馬○九月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藝文館
召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杖讞
部議郎韓仲熈於宮門人莫知其罪既而召

仲熙慰撫之⊙庚午幸神孝寺爲帝祝釐⊙
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
繼以肉膳○命藝文詞伯吳詗等改諸宮及
內僚官名○幸龍化池中護金深亭王○飯
僧尼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百官賀王
誕日各獻茶果典儀寺闕獻書雲觀只獻梨
一器徵典儀兼官李彥忠書雲提點崔實各
銀一斤○冬十月貼牓中門曰除王輪住持
仁照龍巖住持用宣仙巖住持善宏及崔瀣
權漢功金之謙金士元崔實桓順吳玄良姜

邦彥李珎姜融趙通曹頔曹碩崔玄鄭子羽崔仲公文玷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召不得入○謂高陵以卜地不吉因相地者密直副使致仕姜軒故贊成事伍允孚壻姜羨及外孫二人于巡軍遂如新陵賜酒護作官及工徒勞之○樂浪君金琿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是宰樞僧徒日進膳爭極豪侈○瀋陽路人享王○有司議上大行王謚王不可曰有上國在我且請之竹冊玉冊亦合於禮乎於是但上號曰純誠守正上昇大王○丁酉葬慶

陵靈柩初發王衰麻絰手擎香爐步至十川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大臨乃還釋服書例中丞署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執義李彦忠辭焉王命執義崔誠之押封且曰前程不在我手誠之即實也

臣等按八月壬子王來奔喪十月丁酉王釋服其間喪葬之事一不書策或食肉或受享窮極奢侈之事特書再書不一書而止其於古先聖王制喪之禮知何如哉王之於大行生不能事之以禮死又不能盡

其誠生死之間俱失子道於忠宣何足責哉

元皇太子遣使賀即位○王名諸道務農使李亨陸希贄崔伯倫等諭之曰予所以置典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與民糶糴以周其急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凡民匿于豪強之家者日益富逸予遺殘民困於賦斂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甚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

從者隨其所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宰
臣元灌享王於壽寧宮◎丙午幸定安君許
琮第置酒爲琮入宅也是日納故平陽公昡
之妻許氏號曰順妃㊀冬己酉王烝淑昌院妃
先是王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
相對移時人始訝之至是復幸文衍家烝焉
妃文衍妹也翌日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
束藁上書敢諫近臣展跡不敢讀倬厲聲曰
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
耶左右震慄王有慙色未幾進封爲淑妃

臣等按忠宣之不禮於淑昌非人臣所可得而論說倬抗疏敢言自分必死無二毫顧籍心王爲之動色左右亦皆震懾千載之下亦可想見其人而孤忠峻節卓乎不可及已

元遣使來冊王爲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元遣使來宴王○十一月甲子命停八關會王自前月己酉移御金文衍家淑妃日夜嬿婿百態王惑之不親

聽政因有是命○壬申王如元命齊安大君
淑權署征東省事○閏月禁外從兄弟通婚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

高麗紀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昻古諱謜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王長子母齊國大長公主性聰明剛果興利祛弊凡所施為粗著可觀然父子之間慚德實多而久居上國自罹竄逐之辱在位五年壽五十一

元年元至大元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立權益

法王傳旨曰古者榷塩之法所以備國用也本國諸宮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塩盆以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今將内庫常積倉都塩院安國社及諸宮院内外寺社所有塩盆盡行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碩布一匹二碩以此為例令用塩者皆赴義塩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塩若有私置塩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是始令郡縣發民為塩戶又令營置塩倉民甚苦之諸道塩價布歲入四萬匹○三月命

撿校中護裵挺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中外公
私屋材並令官收以供營搆朝野怨之尋罷
康安宮之役及延慶宮上樑倣上國之制百
官皆賀用銀絹紵布爲幣宴六品以上殿宇
廊廡凡四百十楹皆挺指畫也○元宣政院
遣人來督造船時皇太后欲營佛寺洪福源
之孫重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瀋
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
輸便於是遣遼陽省宣使劉顯等來令造船
百艘輸米三千碩弊不可言西海交州楊廣

民尤受其害○王傳旨曰流竄之人皆免放
唯吳演梁麟徙置鎭邊前者各衙門併省之
時士大夫多無故失職或有勞降官者予惟
念之不置可依舊勾當又新設衙門官吏各
勤其職毋致廢弛前所革近侍茶房三官五
軍皆復之時重喜以擅改官號訴于中書省
故有是命○大司憲趙瑞還自元帝以叅理
金深爲高麗都元帥瑞爲副元帥時深女入
侍於帝得幸瑞女亦被選適元寵臣故有是
拜○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夏四月右

軍千戶金暹左軍千戶鄭琦押船五十艘赴禮成江如元○遣吳挺珪如元賀受尊號政丞崔有渰等仍上箋於王請還國時帝及皇后太子待王甚寵故王不納○以中郎將尹吉甫為大護軍初王納順妃後淑妃得幸順妃之女入侍皇太子譖辱淑妃王患之時吉甫以打毬因宦者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故王不次官之○秋七月上洛公金忻卒忻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郎將宋時還自元帝命減造船轉來○王遣内寮

申彥卿傳旨曰上昇王請謚表令密直副使致仕吳良遇製之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以委之○王命令富人就宣義門內閑地緣道作瓦屋又令五部民家皆蓋以瓦○冬十月元杖洪重喜流潮州重喜謀害王誣訴王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辯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本國宦者方忙古台入侍興聖宮白皇太后曰重喜高麗逆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已可誅願令與王對辯耶太后悟即言於帝勅中書毋令對

鮮乃扶而流之○十二月遣李公世如元獻酥油公世亦大順弟也初忠烈王入覲大順請帝詔王以公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因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公世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如是乃授之

二年元至大三年春正月朔王在元○有事于寢園有司欲不刑牲司憲糾正卜禩不可曰夫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所以降神也若以生

牲為宰豈合於禮乎於是宰而薦之○王欲傳位世子密令人撰表於楊學士尋為從臣所沮乃止○夏五月王殺世子鑑及其從者金重義等

臣等按 忠宣之殺世子前史不言其實今不可考但忠宣初欲傳位世子則世子之無罪也明矣中因從臣所沮而止之則其欲揖遜者非出於至情也今日不惜大寶而視之如脫屣明日推刃愛子而斬刈如草菅顛倒悖戾如此夫以父子之親猶副

之重而一朝割恩斷情無顧惜心豈無自
而然歟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左右前
後罔非憸壬小人侍從羈縲無非兇悍健
兒朝夕詹愬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
成安知王與世子父子之間讒隙亦行必
置之死地而後已耶忠宣親遭讒間不得
於父不得於父則方引咎責躬之不暇矣
何暇責子乎向若以愍子之心責已以責
子之心事父則庶幾蓋前愆而無大過矣
嗚呼孝慈天性非由外鑠我也忠宣獨無

是天乎奈之何語爲子則不孝於父語爲
父則不慈於子悖德悖道得罪於名義若
是其重且大乎
六月元遣八扎等來頒册皇后詔八扎因讞
部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初大順娶韋得
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乃白于帝下制令讞
部涣之光時主其案不與韋氏大順怨使八
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秋七月元封寶塔
實憐公主爲韓國長公主○元追贈王三代
曾祖曰忠憲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初國家雖

用宋遼金正朔然歷代之謚皆稱為宗及享
元以來名分益嚴故王表請上昇王謚又請
追謚高元二王○世子之喪至自元葬于城
南百官素服送之○八月以贊成事柳淸臣
為僉議政丞先是王以崔有渰年高令五日
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命淸臣專理細務至
是遂以淸臣代之○王傳旨曰式目都監掌
邦國重事其以僉議政丞判三司事密直使
僉議贊成事三司左右使僉議評理以上為
判事知密直以下為使密直司陞二品與僉

議府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號○九月
祔忠烈王于寢園○元流寧王于我國寧王
世祖庶子謀叛事覺與其家屬五十餘人偕
來○以李大順為泰安府院君全亮萬帖古
思為寧仁君金亦刺兀塔為樂安君全撒里
為咸昌君李淑為平昌君方臣祐為中牟君
朴阿不花為桂陽君李伯帖木兒為星山君
劉昌祿為孝寧君崔欣莊為錦城君鄭買撒
為河東君李信為寧越君權古里為奉化君
任伯顏禿古思為庇仁君李三真為淮陰君

大順以下皆本國閹人其系非微即隷賤也
國家不用腐刑在襁褓為狗所嚙而殘者往
往有之安平公主嘗獻數人於世祖頗得執
侍閹闥出納帑藏日見親寵至有奉制來使
復其家官其族恩澤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
徒轉相慕效父宮其子兄宮其弟又其強暴
者不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間刀鋸
之輩甚多成宗皇帝以來政由宮掖閹人用
事甚者官至太司徒其次皆遙授平章政事
又皆為院使司卿其弟姪亦受朝命第宅車

服僭擬御用貴富光榮漢南闇人所未及也國王每有奏請必先賴此輩故忠烈朝已有封君者是時王久留京師數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王狎且有請謁王於是擇其尤近幸者賜封鄉邑其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官又除其親戚不次由是選法大壞而熏腐朽燥者亦輕視本國伯顔禿古思尚書朱冕家奴也

臣等按 高麗氏不許宦寺參職不下預外政內治之嚴遠過於漢唐雖以毅宗之狂悖高宗之昏庸其待宦寺猶能謹守家法

不敢輕改豈不爲衰世之美事歟元宗以
後始變古制任用失宜至是宦者十五人
同日封君祖宗家法掃地盡矣昔漢桓帝
同日拜宦官爲五侯猶不免後世之譏況
一日而封十五君者乎
冬十月以李公甫知密直司事朴侶同知密
直司事金廷美爲密直副使侶及公甫皆以
田夫暴貴時方臣祐奉帝命來嘗與宰樞會
旻天寺酒酣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爲我
爲若故戲乎公甫即起爲扶耒耕田狀一坐

大笑○王傳旨曰向者元忠賜姓名王鑄忠
不體予意多所違忤宜即追削貶知鐵州事
王多愛男色忠有龍陽之寵王欲拜爲代言
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華要取譏多矣願更
擇人王怒貶之忠時年未二十○十一月宰
樞議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
縣田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
其所占田園入官事遂寢㊉僉議中贊致仕
金之淑卒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叛陷
賊中無計得脫自投海隨波出沒賊以小艇

追及取之至珎島將斬以徇承化侯救解之使當一面之淑容以賊狀達于官軍及珎島敗賞以官元闊里吉思爲行省平章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止之者之淑曰世祖嘗遣帖帖元來監國有趙石奇者訴良賤帖帖元欲用上國法世祖詔從本國舊俗此例具在不可變更於是闊里吉思不敢復言及年二女以家貧未嫁爲尼

三年（元至大四年）春正月王在元○王命月飯僧三千於旻天寺卒歲爲期㊤夏四月以方得

世爲尚州牧使得世臣祐子也嘗居中牟縣
親自負擔以其子故起家爲管城縣令不數
年驟陞牧使〇秋九月鷄林君金琿卒琿性
寬和美容儀且習禮度初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於忠烈王及王即位以與淑妃連戚又
得幸事淑妃甚勤晩年除拜皆由淑妃凡所
歷無樹立自奉甚侈飮食衣服務爲華美〇
平陽君印侯卒侯性狂縱貪婪但善於將命
王及公主奏聞必遣侯以行辨金方慶復平
壤隷本國侯與有功焉由是累蒙賞賜家貲

鉅萬又憑藉勢力奪人土田奴婢無極人多
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冬十二月僉議賛
成事致仕權呾卒呾嘗有遁世之志父㫺強
留之請於朝爲門下録事傾家貲供其賓呾
不得已就職後爲禮昇猛价四州副使皆以
廉勤精明稱嘗出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
未嘗發一使令行禁止其留守東京也舊有
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留守私
其贏餘呾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司
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府庭觀者股栗呾

性耿介不苟合酷信浮屠斷葷肉四十年自號夢庵居士既老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子溥馳馬夜至大哭沮曰將復鬚髮我耶此子素志也

四年元仁宗皇慶元年春正月王在元元命王歸國王不欲行使朴景亮言於用事大臣曰今方農月請待秋成帝從之○夏六月元降制罷置行省初洪重喜訴于中書欲立行省王歷叙祖宗臣服之功奏罷之○秋七月齊安大君淑卒淑為人廉正諳練典故國人稱為宗

室之賢○八月僉議政丞致仕李混卒混性寬厚與鄭瑎尹瑨在政房相推致一日語曰吾輩交驩久矣盍相告以過失乎混謂瑎曰人謂君巧又謂瑨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瑎乃謂混曰人謂君不廉然乎混久掌選法徃且不廉故其家稍富務爲踈散喜賓客好琴碁嘗貶寧海得海浮查製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五年元皇慶二年春正月王在元王白皇太后囚密直司事李思溫化平君金深初思溫與深

議曰國王久留京師帝及太后屢詔之國王無意於行令本國歲輸布十萬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漕轉之弊益甚諸從臣皆羈旅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累蒙賞賜營置産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之患失盡除之奉王以還乎乃因太后所幸宦者買撒以其事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瀋等遂具三人罪狀使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于徽政

院史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
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以白太后曰從臣
之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先告我輒詐徽
政其意不止於三人而已惟陛下憐察太后
卽命釋三人執深思溫因之擢彦賞之甫彦
卿皆亡匿不出㊀春二月僉議贊成事致仕薛
景成卒景成家世業醫頗精其術忠烈王每
遘疾必使景成治之元世祖不豫遣使求醫
以景成應詔用藥有效世祖喜賜館廩因得
出入禁中賞賜甚厚成宗寢疾文名留元及

公主妬趙妃寵元遣使來問乃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景成身長美風儀性謹厚未嘗爲子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因妖僧曉可于巡軍獄可自言見性以妖術衒惑士女嘗持蜜水米屑示人曰此甘露舍利皆吾身所出也人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嘗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荼毗後七日當化爲法身遂爇薪煙焰四起遂自薪中投入窟食柿栗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至是又以罪

見囚◎元杖流金深李思温于臨洮後五年
帝召還大都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且告曰
今國王在京師子不待召而往者豈無意乎
夫善言語以悅上國大臣子孰與侯富錢財
行貨權貴子孰與侯侯嘗得罪僅免死而歸
子其慎之深不能用◎三月以崔有渰為大
寧君柳清臣為僉議政丞吳祁為密直使○
甲寅王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帝請傳位
帝冊為金紫光祿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是時元欲王歸國王無

以爲辭乃遜其位又以延延安君暠爲世子
王有兄曰江陽公滋貞和院妃出也以非公
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琠暠塤王愛撫如子
養暠宮中 一名完澤禿

史臣曰忠宣爲世子入侍元朝與姚燧趙
孟頫諸公遊間或與聞朝政其議論有足
觀者及其即位遽厭萬幾尋復如元諂事
婦寺淹留燕京至于五年國人困苦供餽
從臣久勞思歸至謀相陷元亦厭之再詔
歸國無以爲辭乃遜位于燾又以姪暠爲

世子父子兄弟卒構猜嫌其禍至于數世
而未預貽謀之不臧如此吐蕃之寬非不
幸也
夏四月丙戌王侍上王及公主發燕京上王
遜位欲留朝廷不聽故不得已遂行傳車百
四十兩馬稱是上王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
帝遣丞相納剌忽等護送◎五月敎曰孤賴
皇帝之洪福荷父王之至恩已於三月二十
四日受傳國印又於其月二十八日受宣命
訖載惟上之事父下之長民任大責重夙夜

憂懼罔知攸濟其令諸道朔膳先獻父王文
武官僚賀謝辭見並於父王先行◎上王遣
彥陽君金文衍如元留世子暠爲禿魯花◎
六月甲戌上王及王次西普通寺百官出迎
是日兩王宿是寺上王召幸故大護軍鄭子
羽妻崔氏丙子入京張樂雜戲學生獻歌謠
上王命止之以待公主兩一遂入泥峴延德
宮上王使淑妃順妃迎公主于金巖驛覲用
幣窂檻亦如之兩王率百官出宣義門迎公
主戊寅入京車服之盛前世所未有○窂檻

上壽于延慶宮○癸未上王如妙蓮寺謁齊
國公主眞遂幸旻天寺會百官宣帝策王之
誥○甲申王即位於延慶宮○秋七月三司
使趙瑞辛瑞仁䫉之子性英敏豪邁仁䫉被
逮留元八年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宗
謁于道左帝顧問嘉趙氏有子許仁䫉還○
八月王納益城君洪奎女冊爲德妃○九月
遣上護軍朴從龍如元謝襲位○冬十月王
朝于上王五日一朝○上王飯僧二千燃燈
二千于延慶宮五日捨佛銀瓶一百手葉香

爐使伶官奏樂邀僧油坦孝楨說法各施銀
一斤餘僧二千施三十斤上王嘗願飯百八
萬僧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
燈五日可滿僧一萬燈一萬期以畢願謂之
萬僧會其費不可勝紀◎十一月上王幸旃
檀園施白金三十斤◎八關會王御儀鳳樓
上王與王師丁午混丘在樓西公主與王淑
妃在樓東觀樂權貴僕從入廣庭相鬪投石
及於樓上侍臣紅鞓鈎或有中落者上王命
衛士捕數人皆杖之◎上王飯僧點燈于延

慶宮名松廣寺僧萬恒赴會及還賜所御軺轎予遣之○上王與萬恒同輦幸演福寺點燈凡八日○以吴潛爲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潛卽祁也○宴羣臣于延慶宮

忠肅王一

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剌訥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真追贈懿妃性嚴毅沉重聰明善製述工隸書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六

元年元延祐元年春正月上王下右獻納李揆右
思補禹偁左思補尹頎于巡軍尋釋之時僧
俗多有濫受職者諫官不肯署故也○乙未
上王謁景靈殿還御康安殿視殿宇頹圮歎
曰父王於三十餘年宴樂之際著新此殿燕
無寡人今日之憂遂停燃燈促令改營○上
王流右獻納李朝隱左遷右思補禹偁左思
補尹頎時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於上王出入
禁闥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上王怒召朝
隱及偁頎詰讓猶不署又召朝隱等詰問欲

狀之僻廷辨懍慨王悟慙稍解然以朝隱主
僧批流徂忽島既而名還削職左遷䪫僻○
上王諭田民計定使曰先王置州縣定貢賦
斂民以時兵興以來戶寡田荒貢賦之入不
古若自巳巳量宜定額後提察守令固執其
額徵斂不止病民實多宜以見在田口更定之
貢賦民流野荒者限年蠲免其餘雜貢亦宜
詳定之有減無加凡諸民弊隨宜革正○以洪
奎為南陽府院君金之讓為樂安君李翔判
三司事吳潛為三司使白頥正僉議評理畦

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上王飯僧二千于延慶宮五日○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箋曰功高德厚惟休無疆情動言形永歌不足恭惟能哲而惠知幾其神妙齡入侍於天居幾歲別承於宸睠誅姦靖亂誓存如礪以不忘盡瘁竭誠信在歃金而彌篤因被帝心之殊重便令宗國以輯寧于時見其寢園與夫靈殿歷歲年也縣遠爲風雨之漂搖准前基砌以經

啓各立五室邀我祖先而妥侑克備多儀至於籩豆尊罍亦皆改舊帳帷金蓋無所不新詣九閽以奏陳遂成其志援三主之封贈兼及一廢妃奉承恩詔以來歸開讀禆宮而禋祀非但孝誠之尤切又令時弊以欲蠲頃者廩聀不行貪殘斯作舊所貢於內府皆擅入於私門管當時經費者孔艱償他家息錢而猶之苟不持男而易粟即皆祝髮以投山是以節日正旦進獻之資朝宰使臣贈遺之贐取以徵斂出自差抽內焉文武庶官外則貧窮

百姓歛以布銀之物及諸熊虎之皮然或半
落於內姦又將北上而中廢恩難圖易利用
厚生以謂粒米乃儉歲之有備設倉為名鹽
稅是古人之通行歛民無弊蘇醒已遍於庶
類蓄積何止於三年放鷹犬而絕遊畋禁先
王之不可禁菲飲食而輟音樂行古聖之所
難行慱愛之謂仁克勤而又儉減諸郡之朔
膳無一日之宴遊凡曰含靈舉欣有喜顧惟
本國元自肇基弘揚佛法以維持馭致邦家
之帖泰今承遺範益虔至心絲毫不變於下

民錢穀特傾於內分飯僧王饌盛如雲委以
龕龕照佛蘭燈列似星分所燦爛數期百萬
八萬誠遍三千大千蔚然龍象之駢闐殷若
鼓鍾之禪講因祝皇齡之永久兼祈懿筭之
遐長豈唯二聖之康寧亦是三韓之慶賴猶
夙興而夜寐欲國富以民安抬退老之庬臣
俾僉謀於宰輔與利除苛而要令緩撫輕徭
薄賦而酌定差科出勢田而爲公田還逃戶
以充貢戶頌聲載路和氣格天而臣等幸遇
盛時獲睹勝事其爲慶忭曷可數宣蓋上王

欲以聞于上國也
臣齊賢古之人君德修於已功加於人自
卑而人益尊自晦而道益光是以聲名洋
溢於中國也今忠宣以聰明強記之才用
之於不善處身接物一無可稱乃欲求譽
於上國自記其德密令臣下上箋陳賀其
所記之德不知何德耶以修靈殿為德則
靈殿之營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以竊時
弊為德則轉輸燕京財殫力痛謂之德可
乎以為孝也則失父子之親以為仁也則

後無罪之子是何德乎踐祚以來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知其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二宮朝野怨之私占食邑督其賦稅則知其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殆無虛日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而歸德於己可乎嗚呼古之聖人聖不自聖而人以為聖今王以不德為有德而人不以為德取笑當時貽譏來世後之為人君者可不監哉

元遣使來頒科舉詔○教曰化民成俗必由

學校邇來成均館不勤敎誨諸生皆棄其業至於朔望之奠二丁之祭辭以他故而不與焉有乖先王之典其令祭酒每行奠謁務崇修潔諸生不與者徵白金一斤以充養賢庫○敎曰富春君朴景亮三司使權漢功密直使崔誠之等侍從上王夷險一節金深李思溫輦積歲畜謀圖國危宗而三人共竭心力夾輔始終其功莫大有司舉行賞典○上王如元道入延慶宮萬僧會以銀百三十斤施僧王餞于金郊驛奉觴而進上王流涕○元

遣使來頒改元詔○三月宴樞享公主及王
○幸內願堂次板上詩嬖臣護軍尹碩僧戒
松等和進戒松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納媒
於碩碩薦于王由是出入無禁
史臣李衍宗曰王不與通儒講論治道而
翫於末藝每與尹碩戒松輩唱和以抽黃
對白為務何益於君道哉
閏月命義成德泉倉設賞花宴慰公主○淑
妃宴公主于永安宮○元命上王留京師上
王搆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

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
考究書史自娛令從臣輪番而代時有鮮早
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
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
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
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
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
異議言雖不納聞者韙之科舉之設王嘗以
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及李孟為平章事奏
行焉其原蓋自王發也右丞相禿魯罷帝以

上王為相王固辭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
不任乞付於子況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
冒處以累陛下之明敢以死請帝笑曰固知
卿善避權也上王問齊賢曰我國古稱文物
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
耶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
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
士教授六部生徒賜彩帛以勸頒廩祿以養
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
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

物倖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王石俱焚其脫身虎口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其源如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上王命前選部議郎尹莘傑司憲執義尹宣佐前典校令白元恒侍王講通鑑以辛蕆為選部直郎安珪為散郎委以銓注論

王專斷國政兼崇佛法戒諸倉庫吏毋以物
主之命耗費財用珪王之潛邸時侍學也系
本平徼又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王薦於上
王及即位數引見上王俾擇謹慎者爲王府
知印王即以珪補之○夏四月宰樞宴公主
及王于延慶宮義成德泉倉又宴于延慶宮
皆承上王旨慰公主也○僉議贊成事致仕
吳詗李詗古名漢卿上王初政置詞林院四
學士共圖政理詗居其一爲人寬簡無華有
長者風○公主宴王及羣臣于延慶宮王不

出○五月寧樞亨公主及王○前護軍張芸
亨公主○六月贊成事權溥商議會議都監
事李瑱三司使權漢功等會成均館考閱新
購書籍且試經學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
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
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叅
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
籍一萬八百卷而還○彥陽君金文衍卒文
衍幼為僧年逾三十不能自振女弟淑妃寵
幸驟登二府率兗魯花如元帝賜三珠虎符

東還卒于道爲人豁達信義而無迂曲見淑
妃左右大侈每抑止之○遣三司使權漢功
如元陳慰兼賀始行科舉○秋七月元遣使
賜王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皆宋秘閣所
藏因洪瀹奏也

乙卯

二年（元延祐二年）春正月改東堂爲應舉試○夏
四月重房享公主及王○秋九月公主如元
○冬十二月甲午公主薨于元

丙辰

三年（元延祐三年）春二月丙子公主之喪至自元
○庚寅葬公主○王如元以上王請婚于帝

帝許之也○三月上王奏于帝傳瀋王位于
世子暠自稱太尉王帝授暠開府儀同三司
瀋王令尚梁王女○罷密直副使兼大司憲
安于器以元尹趙珝代之珝方寵於上王而
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判中門事
李仁琪卒仁琪以武才顯為護軍疾重房諸
將怙勢使氣嘗抗辱之諸將訴上王王雖疾
諸將而賢仁琪以諸將皆上國婦寺之黨故
不得已削仁琪職未幾超授知獻部事仁琪
有風彩禮度中規智勇過人○元尹申汝桂

高麗忠肅丁

妻金氏率婢僕出巷有惡少十餘人大呼突
入擔而走汝桂奔告淑妃使人追之至十里
許棄之而散獲一人囚之乃萬户權準家人
也金氏淑妃之姨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
理○夏四月以頊為延德府院大君煦為雞
林府院大君閔漬為驪興君趙延壽為藝文
館提學李齊賢為進賢館提學煦權溥之子
上王愛以為假子賜宗姓書于屬籍故時稱
王弟延壽即瑚也○順正君璹奪海州田五
十餘結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

海州遂納印于都堂請以其妹伯顏忽篤得幸於帝憑藉宮掖多行不法見王亦倨傲無禮○五月潘氏弑其夫黃州牧使李緝上王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也緝嘗在任與衛身金南俊通遂弑緝讞部究理將置極刑會潘族僧宏敏有寵於上王常侍左右以故數下旨沮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至是大司憲趙延壽執之祝髮置淨業院

臣等按 法者天下所公共不可以私恩私意而撓之也今潘之罪逆天理所不容王

法所必誅有司擬極刑王曲法貸之壽爲
憲長不能力諫只令祝髮以必誅之罪反
置之安全之地三綱九法之淪斁孰甚於
此乎
六月戊子王謁帝于上都○南陽府院君洪
奎卒奎性恬淡寡欲倜儻不羈○秋七月王
娶亦憐真八剌公主營王也先帖木兒之女
也○戊午懿妃薨于元妃蒙古女生世子鑑
及王○八月癸酉懿妃之喪至自元庚寅葬
懿妃○冬十月丁酉王與公主至自元

四年（元延祐四年）春正月王微行韋妓萬年歡家厚賜銀幣○閏月王及公主移御定安公第初德妃黜居於此王數夜行尹碩孫琦等密白王遷德妃於隣家以便往來遂移御○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尋移大青島○魏王館庭磚日照霜潤光彩斕斑有人白王曰魏王館庭中光彩皆成牧丹諸花卉狀豈天降祥以表聖德王甚喜厚賞其人乃命畫工圖其狀先是彌勒寺僧獻異草以爲靈芝王重秘之令文士賦詩人皆笑之○淑妃邀宴公

高麗忠肅王

主贈侍女銀帛有差○二月王畋于西海道○王畋于峯城三日而還又獵于漢陽時方東作民甚怨咨○夏四月檢校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卷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為非所見之偏類此○貶前代言尹頎于金海頎事王潛邸巧言令色善為逢迎妬賢嫉能顛倒是非上王恐其誤國遣使諭王斥之○六月遣上護軍鄭允興聘于營王○秋八月設

九齊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遣選部典書李齊賢如元賀上王誕日○冬十月王夜與洪戎元忠微行出獵○十一月名政丞柳清臣賜玉帶贊成事權溥賜紅鞓清臣不學無知而有機變恃勢弄權時人鄙之○贊成事權漢功還自元帝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高麗國王○十二月王畋于温泉八日

五年元延祐五年春正月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宮還宮馬上王記姚安道所賦玄宗打毬圖詩

云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
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吟詠者久之
翼日台權漢功尹莘傑等賦詩歎甚又次吟
打毬圖詩

史臣張沆曰王之再吟此詩何意也以為
戒耶則其荒淫與玄宗無異噫以宰相與
宴者聞九齡韓休之名能不泚顙乎

命僉議贊成事金士元以温泉所獲禽薦于
大廟司膳典儀不至糾正後至士元以聞王
曰祭先所以報本予躬獲以獻而有司乃爾

耶子在深宮非卿何由知之是祭也内竪朴
仁平竊其禽代以其家瘠肉王知而不能罪
仁平内竪之最嬖暱者也○二月朴仁平有
罪囚于巡軍仁平以金賂王左右竟免竄逐
識者嘆之○濟州民使用金成嘯聚兇徒以
叛逐星主王子星主王子奔告王遣檢校評
理宋英安撫未至賊黨自斬渠魁二人來降
乃以英為牧使流濟州副使張允和于紫燕
島大護軍張公允于靈興島盖賊起由一人
貪暴也○夏四月罷州郡事審官教曰事審

高麗忠肅三

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
表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民户擅
作威福有害於鄉無補於國今已盡革其所
匿田户皆刷還民甚悅之然未幾權豪復自
爲之害甚於前○五月遣司憲執義金千鎰
于慶尚全羅忠淸道持平張元組于西北面
問民疾苦時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遥傳旨施
行故扈從宰相權漢功崔誠之李光逢等四
五輩用事以親戚故舊賄賂者不問賢否濫
受朱紫王頗懷不平上王嘗命蔡洪哲巡訪

五道酌定貢賦然新舊貢賦多有不均民不
聊生又洪哲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產業
鉅富王雖不直其所為以有寵上王且與權
崔善故不敢動搖至是思欲釐正乃遣千鎰
元組于諸道教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因
多昔民不土著州郡凋弊存撫提察守令不
以為念今遣憲臣問民疾苦嚴行黜陟如使
臣徇私廢公亦不敢宥千鎰懷私誣妄無所
糾舉王杖于內庭罷之元組亦才劣未有摘
發獨舉宰相金廷美橫斂皮幣上王聞之以

廷義時方扈從流元組于引月島○置除弊
事目所○六月中賛致仕宋玢死○以安震
爲藝文應教揔部直郎權適之後震始登制
科自檢閱擢用之○改除弊事目所爲察理
辨違都監大案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
大悦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秋七月韋
延慶宮有三百人訴于駕前請復辨違都監
從之尋復罷之○九月王畋于慶天寺之野
十日乃還○冬十一月王畋于臨江⊙十二
月營王偏妃來王出迎遂畋于西郊

六年元延祐六年春正月營王偏妃宴王及公主于延慶宮留數月乃還○二月王畋于楊廣道十餘日○三月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夏四月貞信府主王氏卒即忠烈王元妃貞和院妃也生江陽君滋自齊國公主下嫁居別宮四十餘年○六月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時議者以爲珦雖建議置國子贍學錢有養育人才之功豈可以此而從祀乎珦之門

生摠郎辛蕆力請故有是命○秋八月元遣
使宴王○王獵于龍泉寺之野○幸壽康宮
遂畋于鐵原至孤石亭○王畋于德水縣命
焚城隍神祠盖怒海東青及內廐馬之斃也
○九月丁未公主薨謚靖和○移御內願堂
自是屢移寺院○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喪
郎將李麟起告訃于瀋王○冬十一月瀋王
遣使來吊公主喪○十二月元皇太后遣中
使於佚不花來吊公主喪○枋流護軍崔安
道于海島定安君許慶庶孫盖之外孫密直

庚申

曹頔承益之妾壻頔與慶爭財訴于王安道與李宜風俱嬖臣也為慶相譖頔王以頔得幸上王右之頔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巡軍杖流之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頔内懷孤危竊與護軍高子英謀逃入元與護軍蔡河中等諂事瀋王暠窺覦國釁安道宜風常在王側專務報讎尹碩孫琦等潛邸舊臣觀望生事

七年元延祐七年 春正月辛巳朔元来告日當食停賀正禮百官素服以待不食癸未乃行賀禮○二月庚申葬靖和公主○郎將王純自

元來報帝崩百官會哭于紫門遣檢校評理
秦良弼如元陳慰○王微行獵于郊○三月
上王承皇太后旨命刷官署伯顏禿古思等
六人所奪土田臧獲歸其本主伯顏禿古思
自宮爲閹因緣事仁宗皇帝藩邸傾險多不
法上王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有以中
傷之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上王厚不得逞嘗
無禮於上王上王請於太后杖之怨恨益深
及仁宗崩太后亦退居別宮禿古思益無所
畏厚賂八思吉百計誣譖之○遣評理金廷

義如元賀登極○夏四月元遣禮部郎中忽
剌出來頒即位詔○五月上王復請於帝降
香江南盖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也行至金
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
僚皆奔竄興禮君朴景亮遂安君李連松仰
藥而死盖伯顏禿古思方用事恐王不免也
○秋七月以李齊賢知密直司事○遣贊成
事金廷義如元問上王起居○八月元遣使
命復給伯顏禿古思田民且求童女火者○
改親試為舉子試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

乙輔等八十餘人富不解文字唯取榜頭一
人其餘不分優劣以塡名先後書之人皆笑
之○王微行畋于近郊○九月塑文宣王像
王出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樞皆出幣助之
○賜崔龍甲等三十三人及第李齊賢朴孝
修所取也王嘉孝修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
石令辨學士宴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門生
稱之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甚重學士有父
母者座主在既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
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賓雖

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次拜
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丁亥幸
平州溫井戊戌夜還宮百官迎謁中門判官
趙文瑾喝子駕前馬驚王怒命執之百官皆
走自後微行見人則輒令毆之○冬十月長
興庫使崔瀣登元朝制科○十一月遣尹碩
郭惟堅問上王起居○十二月元流上王于
吐蕃先是上王還至大都帝命中書省差官
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不即發乃下于刑部
既而祝髮置石佛寺至是帝以學佛經為名

流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隨從宰相崔誠之等皆逃匿不見唯直寶文閣朴仁幹前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至流所伯顔禿古思譖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遣政丞金利用如元進方物又遣張沆尹莘係獻盤纏于上王○百官上書中書省訟上王之寃○大集僧徒于旻天寺為上王祈禱○復置政房以代言安珪掌銓注右常侍林仲沇議郎曹光漢應教韓宗愈等參之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